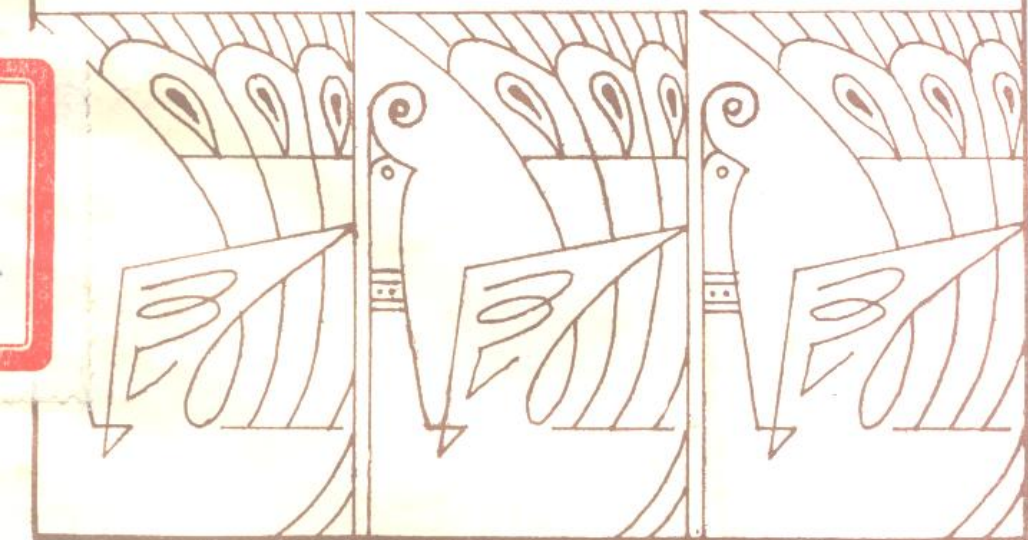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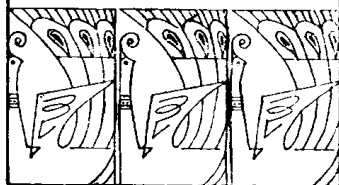
羽书

吴伯箫





吳伯簫



花城出版社

FLOWER CITY PUBLISHING HOUSE

责任编辑 李 汗

封面设计 刘仁毅

羽 书

吴伯箫

■

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
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)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32 开本 3,625 印张 2 插页 60,000 字

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9,900 册

书号 10261·220 定价 0.41元

序

伯箫此集存在我的乱纸堆里已两年半了，那时本想为找一出版处，恰逢大战突发，印刷困难，遂尔搁置。幸而这个稿本随我留此，否则也要与我的存书同一命运——即免劫火，定遭散失。现在它能有与阅者相见的机会殊不易易。

伯箫好写散文，其风格微与何其芳、李广田二位相近，对于字句间颇费心思，这是我一向素悉的。他与何君同校任教，尤有交谊，现在听说都在瘠苦的荒地服务。伯箫自从领导一校青年流离各地以后，曾数在前方尽文人的义务。奔走，劳苦，出入艰难，当然很少从容把笔的余暇。然而在《大公报》文艺栏上我读到他的文艺通讯，不但见出他的生活的充实，而字里行间又生动又沉着，绝没有闲言赘语，以及轻逸的玄思，惴惴的怀感。可是也没有夸张，浮躁，居心硬造形象以合时代八股的格

调。生活是解剖思想的利器，经验才是凝合理智与情感的试金石。写文字，文才固居第一，但只凭那点“文才”，不思不学，其结果正是所谓非“罔”即“殆”。怎样方能开辟出思的源泉备办下学的资料，还不是要多观察，多体验，多懂人生那几句常谈？不必说当此水深火热的时代，就在平时，如果只隐伏于自造的“塔”上，徒凭想象的驰骋，徒炫弄文词的靡丽，至多也不过会涂几笔呆板彩绘的工细山水，或写意的孤松怪石罢了。伯箫好用思，好锻炼文字，两年间四方流荡，扩大了观察与经验的范围，他的新作定另有一样面目——我能想到不止内容不同，就论外貌，也准与这本《羽书集》有好大区别。

在这时，使伯箫的旧作与读者相见，看看作者那时的心情与对一切的体认，文章虽旧，似也无妨。何况多少热情早在平静的生活中埋伏下日后开花结实的种子？

回想作者写这些文字时，我少不了与他有晤面的机会。那软沙的海滨；那黑石重叠的山谷；那大公园的海棠径上；那个小小的庭院中——饮“苦露”（酒名），斟清茗。或当风雪冬宵烧饼铺外的匆匆招呼；在炫彩的碧波上隔日相遇；在老舍的二簧腔调的猛喊之下，彼此纵笑。现在！——现在，不需说什么感伤话，然而凡记得起的熟人，哪个不曾捧一份真诚心愿，切望着总有一天大家从历劫的挣扎后再得欢颜相向？纵使头发白了

多少，皱纹多了几条（其他的损失当然不必计算），算什么呢！

我为伯箫此集写几句话，向未来先付下约书——不为个人与个人间的私谊，而是每一位在苦难里打过滚的中国人的共同希望。无论如何，我们应 该 还有更明朗，更欣慰，更可以把杯痛饮，从容写文的“未来”在！

韦 佩

目 录

序.....	韦 佩 1
山屋.....	1
话故都.....	7
岛上的季节.....	18
马.....	19
野孩子.....	25
夜谈.....	30
啼晓鸡.....	37
梦到平沪夜车.....	42
灯笼.....	47
说忙.....	51
羽书.....	58
我还没见过长城.....	63
几棵大树.....	68
荠菜花.....	74

边庄.....	80
萤.....	85
海上鸥.....	89
阴岛的渔盐.....	95
《羽书》飞去（代跋）.....	104

山 屋

屋是挂在山坡上的。门窗开处便都是山。不叫它别墅，因为不是旁宅支院颐养避暑的地方；唤作什么楼也不妥，因为一底一顶，顶上就正对着天空。无以名之，就姑且直呼为山屋吧，那是很有点老实相的。

搬来山屋，已非一朝一夕了；刚来记得是初夏，现在已慢慢到了春天呢。忆昔入山时候，常常感到一种莫名的寂寞，原来地方太偏僻，离街市太远啊。可是习惯自然了，浸假又爱了它的幽静；何况市镇边缘上的山，山坡上的房屋，终究还具备着市廛与山林两面的佳胜呢。想热闹，就跑去繁嚣的市内；爱清闲，就索性锁在山里，是两得其便左右逢源的。倘若你来，于山屋，你也会喜欢它的吧？傍山人家，是颇有情趣的。

譬如说，在阳春三月，微微煦暖的天气，使你干什么都感到几分慵倦；再加整天的忙碌，到晚上你不会疲

惫得象一只晒腻了太阳的猫么？打打舒身都嫌烦。一头栽到床上，怕就蜷伏着昏昏入睡了。活象一条死猪。熟睡中，踢来拌去的乱梦，梦味儿都是淡淡的。心同躯壳是同样的懒啊。几乎可以说是泥醉着，胡涂着，乏不可耐。可是大大的睡了一场，寅卯时分，你的梦境不是忽然透出了一丝绿莹莹的微光么？象东风吹过经冬的衰草似的，展眼就青到了天边。恍恍惚惚的，屋前屋后有一片啾唧嘶嘶的闹声，象是姑娘们吵嘴，又象一群活泼泼的孩子在嘈杂乱唱；兀的不知怎么一来，那里“支幽”一响，你就醒了。立刻你听到了满山满谷的鸟叫。飘飘渺渺的那里的钟声，也嗡嗡的传了过来。你睁开了眼，窗帘后一缕明亮，给了你一个透底的清醒。靠左边一点，石工们在丁咚的凿石声中，说着呜呜噜噜的话；稍偏右边，得得的马蹄声又仿佛一路轻的撒上了山去。一切带来的是个满心的欢笑啊。那时你还能躺在床上么？不，你会霍然一跃就起来的。衣裳都来不及披一件，先就跳下床来打开窗子。那窗外象笑着似的处女的阳光，一扑就扑了你个满怀——

呵，我的灵魂，我们在平静而清冷的早晨找到我们自己了。

——惠特曼：《草叶集》

那阳光洒下一屋的愉快，你自己不是都几乎笑了么？通身的轻松。那山上一抹嫩绿的颜色，使你深深的吸一口气，清爽是透到脚底的。瞧着那窗外的一丛迎春花，你自己也仿佛变作了它的一枝。

我知道你是不暇妆梳的，随便穿了穿衣裳，就跑上山去了。一路，鸟儿们飞着叫着的赶着问“早啊？早啊？”的话，闹得简直不象样子。戴了朝露的那山草野花，遍山弥漫着，也懂事不懂事似的直对你颌首微笑，受宠若惊。你忽然骄傲起来了，迈着昂藏的脚步三跨就跨上了山巅。你挺直了腰板，要大声嚷出什么来，可是怕喊破了那清朝静穆的美景，你又没嚷。只高高的伸出了你粗壮的两臂，象要拥抱那个温都的娇阳似的，很久很久，你忘掉了你自己。自然融化了你，你也将自然融化了。等到你有空再眺望一下那山根尽头的大海的时候，看它展开着万顷碧浪，翻掀着千种金波。灵机一动，你主宰了山，海。宇宙全在你的掌握中了。

下山，路那边邻家的小孩子，苹果脸映着旭阳，正向你闪闪招手，烂漫的笑；你不会赶着问她：“宝宝起这样早哇？姐姐呢？”

再一会，山屋里的人就是满口的歌声了。

再一会，山屋右近的路上，就是逛山的人格格的笑语了。

要是夏天，晌午阳光正毒，在别处是热得汤煮似的了，山屋里却还保持着相当的凉爽。坡上是通风的。四围的山松也有够浓的阴凉。敞着窗，躺在床上，噪耳的蝉声中你睡着了，噪耳的蝉声中你又醒了。没人逛山。樵夫也正傍了山石打盹儿。市声又远远的，只有三五个苍蝇，嗡飞到了这里，嗡又飞到了那里。老鼠都会瞅空出来看看景的吧，“蝉噪林逾静，鸟鸣山更幽。”心跳都听得见扑腾呢。你说，山屋里的人，不该是无怀氏之民么？

夏夜，自是更好。天刚黑，星就悄悄的亮了。流萤点点，象小灯笼，象飞花。檐边有吱吱叫的蝙蝠，张着膜翅凭了羞光的眼在摸索乱飞。远处有乡村味的犬吠，也有都市味的火车的汽笛。几丈外谁在毕剥的拍得蒲扇响呢？突然你听见耳边的蚊子薨薨了。这样，不怕露冷，山屋门前坐到丙夜是无碍的。

可是，我得告诉你，秋来的山屋是不大好斗的啊。若然你不时时刻刻咬紧了牙，记牢自己是个男子，并且想着“英国的孩子是不哭的”那句名言的话，你真挡不了有时候要落泪呢。黄昏，正自无聊的当儿，阴沉沉的天却又淅淅沥沥的落起雨来。不紧也不慢，不疏也不密，滴滴零零，抽丝似的，人的愁绪可就细细的长了。真愁人啊！想来个朋友谈谈天吧，老长的山道上却连把雨伞的影子

也没有；喝点酒解解闷吧，又往哪里去找个把牧童借问酒家何处呢？你听，偏偏墙角的秋虫又凄凄切切唧唧而吟了。呜呼，山屋里的人其不但蹙眉颓然告病者，怕极稀矣，极稀矣！

凑巧，就是那晚上，不，应当说是夜里，夜至中宵。没有闭紧的窗后，应着潇潇的雨声，冷冷的虫声，不远不近，袭来了一片野兽踏落叶的悉索声。呕吼呕吼，接二连三的嚎叫，告诉你那是一只饿狼或是一匹饥狐的时候，喂，伙计，你的头皮不会发胀么？好家伙！真得要蒙蒙头。

虽然，“采菊东篱下，”陶彭泽的逸兴还是不浅的。

最可爱，当然数冬深。山屋炉边围了几个要好的朋友，说着话，暖烘烘的。有人吸着烟，有人就偎依在床上，唏嘘也好，争辩也好，锁口默然也好，态度却都是那样淳朴诚恳的。回忆着华年旧梦的有，希冀着来日尊荣的有，发着牢骚，大夸其企图与雄心的也有。怒来拍一顿桌子，三句话没完却又笑了。那怕当面骂人呢，该骂的是不会见怪的，山屋里没有“官话”啊，要讲“官话”，他们指给你，说：“你瞧，那座亮堂堂的奏着军乐的，请移驾那楼上去吧。”

若有三五乡老，晚饭后咳嗽了一阵，拖着厚棉鞋提

了长烟袋相将而来，该是欢迎的吧？进屋随便坐下，便尔开始了那短短长长的闲话。八月十五云遮月，单等来年雪打灯。说到了长毛，说到了红枪会，说到了税，捐，拿着粮食换不出钱，乡里的灾害，兵匪的骚扰，希望中的太平丰年及怕着的天下行将大乱：说一阵，笑一阵，就鞋底上喀喀烟灰，大声的打个呵欠，“天不早了。”“总快鸡叫了。”要走，却不知门开处已落了满地的雪呢。

原来我已跑远了。急急收场：“雪夜闭户读禁书。”你瞧，这半支残烛，正是一个好伴儿。

一九三四年四月六日，青岛万年兵营。

话 故 都

一别两易寒暑，千般都似隔世，再来真是万幸了。际兹骊歌重赋，匆匆归来又匆匆归去的时候，生怕被万种缱绻，牵惹得茶苦饭淡，来！尔座苍然的老城，别嫌唠叨，且让我象自家人似的，说几句闲杂破碎的话罢——重来只是小住，说走就走的，别不理我！连轻尘飞鸟都说，着，啊，你老城的一切人，物。

生命短短的，才几多岁月？一来就五年六载地拖下去，好容易！耳濡目染，指磨踵接，筋骨都怕涂上了你底颜色罢；不留恋还留恋些什么？不执着还执着些什么？在这里象远古的化石似的，永远烙印着我多少万亿数的踪迹；象早春的鸟声，炎夏的鸣蝉，深秋的虫吟似的，在天空里也永远浮荡着我一阵阵笑，一缕缕愁，及偶尔的半声长叹。在这里有我浓挚的友谊；有我淳淳然师长的训诲；有我青年的金色的梦境，旷世的雄心，及彻昼

彻夜的挣扎与努力；也有我抛出去，还回来，往返投报的情热，及情热燃炙时的疯狂。还有，还有很多；我知道那些逝去了的整整无缺的日子，那些在一生中最可珍贵的朝朝暮暮，我是都给了你了，都在你和平而安适的怀抱里，消磨着，埋葬了。

因此，我无论漂泊到天涯，或是流浪到地角，总于默默中仿佛觉得背后有千万条绳索在紧紧地系着，使我走了一段路程，便回转头来眺望你一番，俯下头去想念你一番，沉思地追忆关于你底一切：当我于风雨凄凉，日晚灯昏，感到苦寂的时候，我想到在你这里那五六个人围炉话尽的雪夜，和放山石，采野花的那些春秋佳日。当我进退维谷，左右皆非，感到空虚的时候，我想到在你这里过骆驼书屋，听主人那忘机的娓娓不倦的谈话，和那巍然宏富的图书馆里，引人入胜地各家典籍的涉猎。在异乡受了人家底欺骗，譬如那热血所换到的冷水的欺骗，我只要忆起你这儿的友人曾信托我，帮助我，在极危急的时候拯救我的各种情形，我便得到很多的安慰；即使抚今追昔，愈想愈委屈，而终于落泪罢，但内心是充满了喜悦的。说：“小气的人呀！我是有朋友的，你其奈我何！”

因此，我念着你西郊的山峦，那里我们若干无猜的男女，曾登临过，游览过，逍遥过，大家争着骑驴，挨了跌

还是止不住笑。我念着你城正中昂然屹立的白塔，在那里我们曾俯瞰过你伟大的城阙，壮丽的宫院，一目无边的丰饶的景色。我念着坐镇南城的天坛，那样庄严，使你立在跟前，都不敢大声说话；我念着颐和园昆明湖畔的铜牛，最喜欢那夕阳里骄傲的雄姿；我念着陶然亭四周的芦苇，爱它那秋天来一抹的萧索；我念着北城的什刹海，南城的天桥，拥着挤着的各式各样的人，各式各样的事；我念着市场的那些旧书摊，别瞧，掌柜的简直就是饱学。我念着，啊，这个账怎么开呢：那些残破的庙宇，那些苍翠的五六百年的松柏，那些灰色的很大很大的砖，一弯臭水的护城河，沿河走着的骆驼同迈着骆驼一样脚步的牵骆驼的人。真是！什么我都想念呢！只要是你苍然的老城底，都在我神经底秘处结了很牢的结了。说来你不信，连初冬来呼呼的大风，大风里飞扬着的尘土，我都想。

苍然的老城，我觉到，绵亘在兴安岭以南，喜马拉雅以北，散布在滚滚的黄河，滔滔的长江流域的，星罗棋布，是多少城池，多少市镇，多少名胜古迹啊！但只有你配象征这堂堂大气的文明古国。仿佛是你才孕育了黄帝的子孙，是你才养长了这神明华胄，及它所组成的伟大民族。虽然我们有长安，有洛阳，有那素以金粉著名的南朝金陵，但那些不失之于僻陋，就失之于器薄，不象破落户，就象纨绔子，没有一个象你似的：既素朴又华